

# 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• 87 •



---

毛心一著

中國建築簡史

---

中國建築簡史

毛心一著

本書據說文月刊社1941年版影印

## 聞序

上古之民，穴居野處，晝作於林，夜宿於莽，無所謂居室也。構木爲巢，以避風雨，於是始有廬舍之制，然此之廬舍，應步於今之雞犬相聞，不能稱之爲建築也。軒轅氏始制宮室，於是而校稱戶牖，規模始具，然其形象，亦定爲土階茅茨，不若今傳之堂皇喬麗也。然則建築學之成立，實卽爲文明之表象，建築史之記載，猶之文化史，可以明矣。先秦藝人，如魯班工之流，今傳故事，不異神人，則其被當時尊而敬之崇而欽之可知也。周禮冬官載考工之記，其所記述，雖不盡爲室廬之制，然而古代重工之現象，亦可見也。自學人以支談爲事，鄙薄經世之學爲形下之技，於是下帷閉閣，修爲美談，學究天人而不辨菽麥。於是建築之事，棄不復檢，持斤之人，淪於胥若，中國建築，不能日進月異，超然爲世界之楷模，其以是歟？顧炎武所傳，阿房之宮，千門萬戶，楚郊之寢，丹雘燦然，則學人雖小其藝而不講，而我國固未始無可觀之大建構也。

毛君心一精研建築之學有聲於陞，爲名建築師，於我國建築之變遷演化，瞭如指掌，已譯美福開森氏中國建築史概論享之國人，茲復爲中國建築簡史以陳於建築界，鑒而不舍，既勇且勤，其所貢獻，實復有限量，因樂爲之序云。

閱蘭亭序 三十年九月二十日

## 衛序

建築史，是建築學中之一部份，牠的源始，實與其他學術，跟着早期世界史，隱沒無聞，而不可深考的了。人類在太古時代，狂狂莽莽，穴居野處，構木爲巢，原爲保護己身，抗禦野獸和遮蔽風雨之計，至於游牧民族，帳幕而居，隨水草轉移，那時根本也談不到「建築」二字；所以建築學之成立，必在文明進步之後。待至科學昌明，物質漸趨繁榮，建築學也隨之並進。吾人所引爲憾事者，即中國五十年來，衣冠文物，實爲世界之先覺，惜關於建築，自古就無是學，更無是史，雖留有一部份記宮室名稱與工程之書，僅係一時之記載，無以窺中國建築之大意，故擬着手寫一部份有系統之建築史，確非易事。其實，讀被人不十分注意之建築史，其地位誠不亞於任何學術；在班班可靠之建築史上所記載，顯示各個時代國家之文野，文化之高下，政治之良窳，宗教之純駁，社會之雅俗，經濟之豐儉，以及民族之強弱；我敢說我們研究歷史者對牠應認爲重要工作之一部份。

毛君心一，係屬地一建築工程師，設計過工程不少，兼任多處建築工程學院教授，因鑑於我國建築史被世界人士漠視爲憾，特殫精竭慮，考古證今，公餘致力研究於我國古代建築有年，實爲難得。這次在譯成美國開森氏之中國建築史概論之後，又寫成一部中國建築簡史，他敢用清麗的文藝筆調，記述史略，別創一格；二者合輯出版問世，洵爲探討之嘗試。按本書內容後，感到毛君所述中國建築，因係簡史，自不能周詳備至，但他將每個時代的建築與政治經濟上之變遷，分析還十分清楚，且頗饒興趣，好像是故事的一類文章敘述，很容易引人入勝。

毛君並囑我爲序，在百忙中，有祇寫就；祇覺得這中國建築簡史是一部有系統的建築史簡本，大抵是成功的，值得慎重介紹給大眾的讀者。

中國藝術綜覽第七輯

中國建築史概論

顧開森 著  
毛心一 譯

## 目次

|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 | 從文字上看到的原始建築 |
| 第二章  | 由穴居進展到宮室    |
| 第三章  | 三代的廟堂制度     |
| 第四章  | 春秋戰國時代的建築圖案 |
| 第五章  | 秦漢時代的幾座大建築  |
| 第六章  | 受佛教影響的北魏寺院  |
| 第七章  | 歷史上放奇彩的唐代建築 |
| 第八章  | 樸實的宋代土木工程   |
| 第九章  | 蒙古包脫化的元代    |
| 第十章  | 朱明建築的概觀     |
| 第十一章 | 入主中原後的滿清宮殿  |
| 第十二章 | 歐化的晚清建築     |
| 第十三章 | 新時代的中國建築鳥瞰  |

# 中國建築簡史

毛心一著

## 第一章 從文字上看到的原始建築

五千年來的古國，假使要想去捉摸她的往事，似乎年代相隔愈久遠，陳迹愈覺模糊了；但，這一部悠長的中國歷史，確實能夠激動世界上許多國人們，懷着濃厚的興趣，畢一生之心力、去研究和探求。

說來真有些自愧，我們中國人老是愛說謊的，往往惡空地會捏造出了許多神出鬼沒的稗官野史，來擾亂後人們的耳目和心神。譬如：好好的三皇五帝，怎可說他們全已登仙，女媧氏會怎樣地鍊石補過天，這種毫無憑證的傳說，誰能夠加以相信。至於那部封神榜，為何不用另一種筆法，逼真地來寫一部周武王底革命史，偏偏描寫得畸形奇狀，荒誕不堪，令人不解而作嘔起來。

那麼，歷史也會失真嗎？我們的建築史將怎樣了？——那當然不是絕無根據地隨便說的。

要是你向誰去問問原始時代的建築是怎樣的，誰也不能肯定地告訴實在情形；因為那些殘蹟，已無一毫遺留在大地上。可以給我們去稽考的了，假使我們硬要知

道牠的話，祇有從現今中國建築物的形態上，去推想牠們的初生時期；可是，那多少仍會有些渺茫的。——很可喜地，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大時代，卻產生了好幾個歷史考古家，他們已在地土下發掘出了不少的古物，作研探的新園地；這也許對於中國建築史上有絕大的資助吧！我們且靜靜地期待着。

無疑地，我們的原始時代建築，祇有在前人所記載的文字上，還可以隱約看到一部份，假如有人要費精心地去鑒別牠們底年代，已屬不可能的了。況且據一般史載，黃帝之後的歷史尚可考證；至於黃帝之前，可以說多是猜想的。

當最初的人類的知識還陷於野蠻和未開化的時期，那時非但沒法談到「住」的問題，就是連衣都沒有，祇是裸體地在光天化日下活躍，追求他們的一切。他們遍身也許生着毛，或許還和一隻猩猩似的。那麼天晚了，摸不着一定的歸程便可任意地找了山林或原野，在蔓草叢生處露宿了，讓天明時分的鳥聲催醒他們。……這樣的人生。在我們今天看來，多少還很值得回味和臨模

的；所以不怕沒人說：

「要找尋。人生最快速的境地，不如回到原始時代去——因為那裏才是人間真正的樂園。」

後來，不知怎的，初民們幹嗎又要穴居了？想尋得一個好好的山洞和巖穴，不是很麻煩而費時的嗎？

憑我們的理智來猜想；也許是那時他們太隨意地夜間躺在草叢中，一待醒來，自己的腿和臂被獸們咬傷，或是身傍的愛妻失蹤了，或是孩子們的殘骸狼藉在地上；爲了怕到了明天，連自己的頭顱都要滾離了，一陣陣的恐怖向他們襲襲，因而產生了智慧，不再混混沌沌地昏沉下去。

於是，爲了怕遭到猛獸和毒蛇在黑夜中意外的侵擾，他們便把大石頭堵住了穴居，或是在洞口燃起了一堆熊熊狂熾的野火，便可安穩地去尋夢了，這些和那些差不多人人都知，我也恕不詳細地重述了。

誠然，人們的心兒是永遠地想平靜下去。他們的勤惰和好發明的心理，可說全是由於環境的壓迫和名利的驅使；中外人心全是那樣，非如此不行，你可設想。當時有了穴居，茹毛飲血，週身圍了樹葉迷離的衣衫，在他們的心目中不是應很知足的了嗎？但他們卻又不想穴居了，那倒是很容易使我們奇怪的。

其實，不如那樣說的：穴居是何等地危險的啊！假如你在夜間，正困在那黑甜夢鄉，突然有個仇人，偷偷地搬來了無數石塊，把你們居處的門前堵塞了，你的生命便輕易地被他結果了，這種的死似乎太無意識了，要是並不這麼，或許火山有一天崩裂了，人們將會活活的被埋在地底下，渾身澆上了岩漿，變成了一個活生生的石人，說來真有些異樣的感覺。——雖然現在，我們從鄭州一直往西行，望見一帶連綿的黃土崗，感到很有趣味；但不知原始時代是否已有了那種建築物了？即使有的話，我們二十世紀的人究竟不能像原始人那麼健康，可以住那種穴洞了。

爲了穴居不安全，那時就有一個有巢氏，發明把一根根木條橫豎地架搭起來，常做屋子住。起初當然是建造在大樹頂上，因為初民們的爬樹本領不亞於猴子們。後來，在平野，山畔和河邊處，也許，一一都發現了。

但是，有巢氏那個人是否有，我們真無法去詳細地知道。至於那些文字上所記載的，當然不能全去相信；同時那時候的人類還沒脫去野蠻的習性，又沒文字的發明，怎麼能夠胡亂地去追想和幻構呢？即使有巢氏是有的話，他那時的名字一定不是叫有巢氏的，完全是後世人猜想或捏造的吧！也許巢居是有巢氏時代的人民

合力發明和改進的，因為當中國人未從別處移至黃河流域之前，那般土著們或許也會掘穴架木的，這些穴巢遺留給有巢氏再來提倡一下，也未可知。

並且，有巢氏也不能算是先知先覺的，鳥類不是要比他聰明得多。——那時的燕子、麻雀們一定也會像現在那麽做巢的了；（因為獸魚虫的出世要比人們早得多）那麽——我們索興可以這樣地說：「當時的原始建築有些像鳥巢。」

誠然，人們畢竟使了大膽發達的優點，使各方面都能很明顯地進步起來；你且看古史的記載：

「有巢氏構木爲巢，及其久也，木處而顛，乃編槎爲廬，糾蜜爲扉。」

這些考證要是真的話，那些有巢氏的屋子已在一天天地進步了。可是，在文字的記載上，我們卻祇能看到這一些些。

「槎」，大約是生長在山野的樅木叢，這種東西拿來當做「廬」和「扉」，自然十分切合的，且很雅觀。就是現今多少山明水秀的江南人家，還是採用槎兒編了籬笆，圍着裏面的清幽又明媚的庭園，真是進入別具一番如詩如畫的風味啊！

至於「簞」，本是一種香草似的植物，把牠們的葉

子和梗兒編成了，可當做門；祇是外表還不差，恐怕卻不很穩逸。反正我們又沒親眼看到過，或許那時因木料和生產技術發生問題而如此我們這樣地猜想着。

總之，原始建築是甚率而簡單的；因為在上古時代。初民的生活也異常簡約，有的以遊牧爲生，有的以漁獵爲事，但圖一飽之後，就無事他求。那時當然還談不到甚麼藝術，衛生；其實，那種構木爲巢，穴居野處，不過祇能說是入晚假息之所，更無所謂「建築」。

接着，「架木爲巢」因時代的關係，也在漸漸地進展着；不久由樅廬演到採取植物的纖維質織成帳幕了，使我們的原始建築，已在一個不長不短的時期裏告別了。不久巍巍奇觀的宮室建築，已傲視一切地降臨了人間。事實啓示我們；新的不住地向前長進，腐舊的祇能滿面羞慚地在往後退，和追憶牠底繁榮和顯赫的當年了。

## 第二章 由穴居進展到宮室

時光消逝得宛若天空中一縷輕烟，雖是看起來很慢很慢，慢得令人起心焦，可是快，卻快得令人無法捉摸似的，你看：原始時代的人民，已很幸速地由穴居漸漸擴展到宮室了。

當時的穴居，在今人看來，是多麼地野蠻的舉止；可是，在他們的心目中，這穴居的風行正有無可形容的欣喜存在哩！有的也許還在尋找牠不到的種種苦處呢！可惜我們不能將歷史的巨輪，推了回來證實。

直到有巢氏那個了不得的人才出世後，這穴居便漸漸地被人摺棄了。便宜的卻是野獸，每一個山洞都被牠們得意地佔了去，牠們的生命不是從此有落保障了嗎？

太古時代的有巢氏構木爲巢，我們無可否認，那是中國建築的濫觴；有巢氏真可說是中國建築界的發明家了。假如那人而今真是混跡在天上樂府的荒謬的話，我們應尊稱他一聲「祖師」，也可說「當之無愧」的。

那時的山居建築，一直風行到黃帝時代，可說爲建築界別開一個生面吧！

於是，聰明的黃帝，他統治了我們的中原，使原始時代的人生社會有了一個小小的改進，爲了不甘落人之後，便開始制定了宮室的建造；同時更使人們的衣食住行現着稍稍可觀，不再那麼地簡陋和野蠻下去。

據白虎通上說：「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濕。」和易經上也說：「上古穴居而野處，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待風雨」。這似乎黃帝之建宮室促進大衆生活上的。但要是說句稍切實的話，他的建造宮室念頭的萌

起。（在西元前二六九七年），也許純是爲他自家的需要吧！因爲一個堂堂的黃帝，怎不想自尊，跟一般人同樣住了構木爲巢的房屋，外表用零亂狼藉的橫豎掩飾着，不是很容易使他激起了一種厭惡的感覺。

因此，黃帝這人，我們沒法稱他是個宮室的發明家，他只是一個首創者罷了。那時的種種宮室底建造，應推說無數工匠們的心血結晶吧！其實黃帝時代的宮殿建築，也不能算什麼大規模地，不過是宮室的一個雛型。反正當年還沒人發明磚和瓦一類的建築材料呢。

黃帝時代的宮室，如合宮、殿樓、閣樓和廟堂等壯麗，（那時的壯麗應是今人心目中的粗野）的建築物已漸漸在盛行，形式上也稍具規模，若要想窺見牠們的形體是怎樣地，我們雖可略略勾畫一點，至於牠底廬山真面目，還是要等待一般考古家，發掘了遺物後再去研究了。

直到軒轅（黃帝）崩位了二百年後，正當中國的堯舜時代，爲了文化一天天有進步，人類的知識漸見開化，因而就有了姓氏，接着又不得不存了一個祖宗的觀念。因此就有了宗廟和明堂的區別，這時代底代表作有堯之衢堂和舜之總章。我們可從文選上查到：「舜之明堂以草葺之，名曰總章」可見那時的宮室建築是怎樣

的了。

只是，那時的建築材料只有木材和石塊，因此仍脫不了牠們的簡陋；可是內外面的粉刷，如灰漿等的塗飾，卻開始得很早哩！周禮上有這一段的記載，「夏后氏世室，以厭伏皇極，所以制政宮室」。

後來，因了一個個的帝王傳位和世襲下去，當時的賢明的堯舜和禹，到了他們的兒孫時代，卻陷於荒淫和跋扈的境地，一味愛趨繁華和圖享樂的心理，使那宮庭的形式便漸有顯著的進步；如紂王因鍾情妲己妃的美貌而建的鹿台，便是一個絕好的例子。（鹿台廣三里，高千尺。）況且，殘酷的戰爭，無情又狠心的洪水，雖會毀滅人們用盡心血建成的宮室；但在另一面，卻使那些該消滅的腐舊的建築物有了消滅的機緣，使牠們有了嶄新的改進，漸見前程已偏向到絢爛的一面。過後藝術化的建築物，就隨了時代很快地產出來。

據說磚是為曹發明，瓦是見吾發明的；只是那時磚瓦並沒如後世的那麼簡樸，往往笨重和累贅得可笑。於是，建築宮室時便少不得用木材做骨架，磚瓦但用來蓋飾外表，防風雨罷了。牠們的形式至今仁世紀尚可見到一二，外面雖飾着彩紋，倒也顯得很別緻；若要再輕便和精心一點，那祇能等待到發後再談了！你們

且看考工記：「當時用版殼搗成粉末，用以飾填」周代差不多也如此，那是還沒發明磚瓦前的情景。

大約瓦比磚兒發明得早一些，漢書有這樣一段的記述：「光武戰於昆陽，置瓦皆飛！」磚卻剛剛從後代發掘到，斷定牠是漢磚；那末漢之前，也許不會有吧。

宮室在周代盛行「鸞飛式」，很像個人字形似的屋頂，假使在一個曉霧迷漫的清晨，遠遠地望去，彷彿看見了一隻隻黑大的鳥們，在展翅翩翩欲飛似的，牠的形式似乎從游牧民族的帳幕脫化而來的，那個鳥翼般的屋頂而變曲多變化的簷角，看起來很別饒風味，我們也可稍稍悟到一點，你看，那不是使後代的建築受了很深的影響，

當時人民的崇拜祖先和迷信神佛的觀念想來定很濃厚，不用說，這些建築，任牠如何壯麗偉大，卻不能屬於平民，祇有給貴族和帝皇們所佔有的。史記上有說到「方士言於武帝曰：黃帝為五城十二樓，以候神人。」還有綱鑑上說：「帝（黃帝）崩，其臣左徹取衣冠兀杖而廟祀之，」若要描寫他們的內部一切，恐怕也要和紅樓夢中的「大觀園」般複雜和曲折離奇吧！當然普通人家的居屋絕不會這樣，只是簡美的竹籬茅便夠了；可是古詩上卻寫了這些記載，小說上所描寫的更不盡可數，

那麼，祇有讓我們去任意猜摸了。

周代的明堂便是我們所要談的宮室底好例；其實，完備的宮室制，確是起始在周代，因為那些正是天下稍稍昇平之秋。

以上這些都是我們中原禮治之邦的大建築，如今已成鳳毛麟角了。至於那些野蠻民族，如當時的夷狄和大戎國等的住居是怎麼樣地，古人很少那種記述；可是，我們談建築史的，還是不能使他忽略過，也許比那宮室進步也說不定，且待考古家們經意地給新中國的的建築史創一重新面目吧！

宮室的勃興和牠底繁榮時期，現在已略略地說過了，卻因那些文獻不足和遺迹稀少的緣故，不能給予後人以明晰的認識，至於宮室的演進到如何地步，我們且向另一個時代去追求了。

### 第三章 三代的廟堂制度

人們的住屋，自宮室時代開始直延接到眼前，一般人住的屋子仍是茅茨的蓋遮，散零地點綴在每個村落裏。稍稍富有的人家，至多也不過以烏黑的瓦片，鱗片似的覆在屋頂，內部只是簡單地劃分了幾間居室，門前有堵矮牆圍成了一個小小的院落，天井，或是稍顯優美

的庭園。似乎這三千年來的演變，顯得很微和很慢；至於在都市的那些尚稱進步的建築物，用鋼骨和水門汀建造成的。那都不是純粹的祖國色彩的，我們暫且撇開不去談牠。綜觀那些宮殿和廟宇等建築，那種東方藝術化意態的流露，和牠們底壯麗的美妙動人，最足以引起中外美術家底心神；這一點正可代表我們中國建築驚人的特異點和牠底所應自傲的地方。

只是，在今人的心目中，那迷信鬼神和崇拜祖宗的種種迂腐風尚，和說來令人頭痛的祭祀，看來正如不屑談牠吧！那反而令人起煩厭，吃力難討得一個好評。因此，我們只有抓住那時代的廟堂建築的一個中心了。

同樣是廟堂制，寫起來卻沒法給一口氣寫完，既向一個時代注目了，怎可使牠皆沈地和另一個時代混滑了。那末，我們且說那禮治化的三代建築吧！

黃帝時代雖是有了那宮室，想來那時並不如何美觀的顯露，畢竟沒有像後世般的雄偉，幽穆和種種難得的優美點；倒是那些廟堂的建築。在那時卻如爛漫的春花般，已到達一個濃厚的時節了。

所要說的先該是明堂，牠是起源在堯帝以前，比宮殿涉世得遲慢些。在古人的記載裏曾有過「文祖」，「藝祖」，「四門」，「四目」，「四聰」等許多零雜

底名目，假如後人造起明堂來，可任意在那些形式上去擇選。其實，而今已是二十世紀的新時代了，在這個明淨又幽逸的花花草草底大地，當然不會再有明堂的蹤跡了；誰會想復古？

關於明堂的形態是如何地，我們很可稍稍有根據地猜些。雖是並不如何逼真，卻不能說牠是杜造哩！因為我們的古書裏有關黃帝的明堂建築的很多，我們且拿最可考的呂氏春秋之月令，考工記和明堂位來作藍本，更可想像當時明堂的建築是怎樣的了：

一、明堂位的記載：「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，天子負斧依，南鄉而立。三公中階之前，北面東上。諸侯之位，東階之東，西面北上，諸伯之國，西階之西，東面北上；諸子之國，門東北而東上；諸男之國，門西北而東上。九夷之國，東門之外，西面北上；八蠻之國，南門之外，北面東上；六戎之國，西門之外，東面南上；五狄之國，北面之外，南面東上；九采之國，應門之外，北面東上，四塞世告至，此周公之明堂也。明堂也者，明諸侯之尊卑也。」

二、月令所載：「仲春之月，……天子居青陽左个，乘震路，駕蒼龍……」又：「孟夏之月，……天子居明堂左个，乘朱路，駕赤騂……」

還有周書匠人所載。「夏后氏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廣四，修一，五室三四步，四三尺。九階，四旁兩夾牕，門堂三之二，堂三之二，般人重屋，堂修七尋，堂崇三尺，四阿重屋，周人明堂。度九尺之筵，東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五室，凡室二筵。室中度以几。堂上度以筵，宮中度以尋，野度以步，涂度以軌。廟門容上扇七個，闔門容小扇三個，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，應門之徹三個，內內有九室，九嬪居之，外廂九室，九卿朝焉。」這些引證，很含着牠的枯淡筆調，似乎很使人有些看不慣，和僅留一些模糊的感覺吧！

至於堯舜時代的明堂，照後人的猜測，疑是一個「四注」房的模樣，在那兒開了「四門」「四窗」，即可一通「四明」「四聰」了。

考工記說：「堂上之五室，以象五行，四隅四室，中央一室，如彤形，東北木室，東南火室，西南金室，西北水室，中央土室。」可見黃帝時代的明堂分作四個「金木火水」側室。「土室」是在中央，這些，若以我們研究建築史的，從牠們底現實的着眼點去考證。也許會感到還不很充分。

引證古典雖是並不若何滿意，可是，我們還得一引證，你看「墨子」裏是這樣地寫——

堯堂離地三尺，土塔三等，茅茨不剪，采椽不刊——韓非子：「堯之有天下也，茅茨不剪，采椽不斲！」

這樣看來，茅茨亂蓬蓬地蓋在屋頂，一條條的椽木又很天然地，不加修飾和飽削得光滑又平整，看起來是多麼地天真和放逸呵！只是，若和當時的實際情形去相辨，多少有些矛盾吧！但自那時的事物和人生方面着眼，那「茅茨不剪，采椽不刊。」倒也仍有些可信，這些和那些，當我們還沒找到明證時，且任牠迷離下去了。

堯讓天下給那個賢明的舜時在明堂，因此明堂便成了彼時最進步建築物了。雖是用牠來作祭祀等。卻不可掠盡牠的藝化底美點，如史載：「堯終於明堂」，「舜堯天於明堂」。

其實那三代的廟堂制度的完美時期還得去看看周代，周代最重要的建築物便是明堂了。雖那個時代前的宮室建築未必不在漸漸顯得進步和燦爛着。這其間，對於戰神的火雨血花的洗禮自然很有相當的影響。

現在，我們且說那有關於明堂的性质罷！牠專是用來祀天，祭祖，以及朝諸侯之用；凡是一個國家要興什麼大典時，都在明堂裏舉行，明堂大都建在一個四圍平

廣綠痕廣的場中央，內設祭展，為天子之位，外面四圍有四個門。據月令篇上的記載，在中央的是太室，四方再建青陽臺，總章，主堂三室，明堂是單單指南面的一室罷了。也有說，「明堂者，明政教之室也。」因為牠底位置是偏向明亮的那面。總之，明堂乃當時天子之室是不謬的。

當夏天在知了們的交織聲悠悠地來時，一個怕熱的天子當然也想避暑了。當舊曆月兒初上柳梢頭，含笑地灑灑地底柔淨的銀輝浸浴在大地時，帝王們便可安適地居住在明堂，享受那習習的微風吹拂着陣陣的幽涼，更可悠閒地看看那一個個妓女的宮娥在翩若驚鴻地「素扇撲流螢！」添得一番旖旎的情景和沈醉的畫面。明堂中央一室該是太廟吧！

在考古記裏曾說，明堂平列着，共有五個室間，大戴禮的記載是這樣的：——

明堂九室，三十六戶，七十二牖，以茅蓋屋，上圓下方，外環以水曰辟雍（即古之太學）——

於是明堂在周代的真面目我們已可窺悉到這些些了。如清人汪中和近人王國維都有關於明堂的詳細底考證和所繪的圖兒。那周代的明堂便是勇敢地脫離了夏朝的舊制，使我們的建築藝術能頓時大放異彩，還是漢代

的明堂要比牠高明，可是周代能將一座普通的神殿來象徵宇宙間的高象，說來真可令人驚佩呢！明堂的外面又有了一個臺台的建築，牠是專供人們觀察天文和氣象的高台的。詩大雅上面的臺台篇是如此地：「鄭箋云：天子有臺台者，所以觀祲象，察氣之妖祥也。」

當時人民的思想，文化，和民族底特性，我們可從牠們的建築那兒深深地窺探到一般了，雖有許多處已無法考證；可是你們別小看了古人啊！牠們의 思想和果幹，確有好多地方比受了科學薰陶的今人要高明得多哩！

丟了明堂不再說，那廟宇的建築也不劣於明堂，在那時，爲了人們的崇祀神祇和祖宗的思想已深深在腦海裏泛湧多時，於是，那種建築便早已顯得雄偉和壯麗了，老實說，明堂只是天子的私有建築，卻是廟宇，倒是大公無私地供人民出入的。

廟和殿間的建築在那時，想來也不過是「鸞飛式」的屋頂，當沒有磚瓦的間世時，那種茅茨蓋頂的形式也不過如此，絕不會像而今的琉璃瓦似的金碧輝炫，因此，我們暫不去考證，且待另一章裏再談別的了，因爲三代的廟堂仍很顯得簡陋和樸實呢。

想不到，在原始時代，人們的穴居似的野蠻生活，

竟會進化得這麼地快，當時人們出沒在叢叢的荒林和水澤，一味的追求漁獵，頭腦看來很簡單，只知道飽了便睡去，渾渾噩噩跟着天地萬物在打昏旋兒，似乎絕不會有種種思想萌起似的，可是，牠們의 思維在慢慢地錯綜，希望在一天天增長，到了周代牠們的思潮已成了異常奔放的境地了，當我如少般想到這兒時，不由暗暗惹起這麼一個莫明其妙的玄念來：

穴居時代竟過去得那麼地快，

宮室，廟堂，偉麗的建築，

掃盡原始社會居住的蠻風，

讓祖國的建築在遭遇多少的血雨腥風裏，

你且咬緊了牙關在暴風雨裏湧進，

住事的回首雖添不上你的惆悵在心頭，只是前途漸

在閃抹黎明底新曙。

#### 第四章 春秋戰國時代的建築圖案

我們中國的春秋時代，是從平王四十九年至敬王三十九年，在這期間，前前後後共有二百四十二年。那時，簡直可說是每個諸侯據割土地，鬧得亂紛紛時代；若要詳細地去數數他們底國家，真是大大小小，不知多少，雖是牠們時時在相互地併吞着，那麼，當年的宮室繁